

钟来因 著

文匯出版社

长生不死的探求

道经《真诰》之谜

B958

6

长生不死的探求

——道经《真诰》之谜

钟来因 著

文 匪 出 版 社

(沪)新登字303号

责任编辑：李益然

封面装帧：范一辛

长生不死的探求
——道经《真诰》之谜
钟来因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翔文印刷厂印刷

1992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8000

印数：1—3500 印张：9.625

ISBN7—80531—188—9/B·3

定价：9.80元

献 辞

我们的先辈，曾如痴如醉地追求过长生不死。春秋战国期间的巫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昆仑山神话，那乘龙飞升的黄帝，那穴居长生的西王母，那人人神往的不死药，是多么诱人！燕国、齐国的方士们，创造了东海有蓬莱、瀛州、方丈三仙山的神话，致使后来的秦皇、汉武都信以为真，派出探险者去寻找。随着文化的普及，魏晋之间，除了皇帝之外，王公大臣、贵族文士，都在幻想吃不死的金丹，以求长生不死。可是“服食求神仙，常为药所误”。长江以南，在六朝期内得到了很好的开发，经济繁荣，文化先进。活跃在其间的上清经派道士，理智地否定了金丹长生之道，他们根据老庄的清静无为哲学原理，继承了战国以来流传于东方的“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等神仙思想^①，改造了古上清经派创始人的修炼法术，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真诰》的编者陶弘景在《养生延命录》中引用《仙经》的话“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成为影响极大的口号，鼓舞着后人探索长生延年的热情。中古的道士，更把长生的探求当作毕生的任务，永恒的理想。他们实践着，探索着，并作了各种忠实的记录。当然这些记载，是打着神仙诰谕的旗帜，以增加这些文字的神秘力量。这就是《真诰》！

真，真人，即神仙。诰，诰谕。“真诰”，即神仙的诰谕。世上本

^① 屈原后学所作《远游》中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精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本书介绍的上清派道士常用修炼法术，即有食气、服日月芒、服雾等等，与《远游》有血缘上的联系。

没有神仙，哪来神仙的诤谕呢？中古时代的上清经派道士，少数具备了今天所称的“特异功能”，他们能“通灵”，能跟神仙“对话”，传达神仙的“暗示”。他们的话，便成了“真诤”。本书的主角之一杨羲，便是“真诤”的原始作者。

象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关心大地上的一切一样，茅山上空的神也关心着人们的生活。《真诤》的核心，是上清经派道士对长生术的探求。影响人们长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情欲。阴阳不交及阴阳乱交，都违背天道。上清经派道士似乎在寻找一条中间路线。于是，他们借用玄学成分极重的五言诗，借用充满种种隐晦的比喻，说出了中古时代道士们的心理话。识破了这些密码似的隐喻，《真诤》中的男女神仙，将像大地上芸芸众生一样，变得可爱而令人喜欢！

可是，《真诤》自被南宋朱熹、本世纪的胡适骂过后，就像被沉埋于地下似的，在人间渐渐消失了。因此，当今的读者对《真诤》中的神仙几乎一无所知。

本书把《真诤》这块璞玉挖了出来，我们擦去包裹着它的泥沙，凿去了它外壳的部分石质，就看到中间也有闪闪发光的美玉！

《真诤》中的神谕，毕竟是人话；也许我的解释、探索不尽精当，但我奉劝读者切勿把《真诤》当成荒唐的“仙话”或“鬼话”，读者若看完此书后也有这样的结论，则本书的任务就完成了。

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因为有跟大地上的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所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喜爱这些神仙。中国上清经派的众神，跟大地芸芸众生一样，也有人的情感、欲望、意志、智慧，当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也许会爱上这些神仙的吧？

仅以此书献给新时代不相信神仙的凡人。

作 者

目 录

献辞	(1)
第一章 引论——从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说起	(1)
第二章 陶弘景评传	(7)
第一节 南方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代的文化环境	(8)
第二节 “山中宰相”——陶弘景的仕历	(11)
第三节 隐居茅山 专心撰述	(19)
第三章 上清经派与《真诰》	(31)
第一节 上清经派出现的道教史背景	(31)
第二节 上清经派创始人	(33)
第三节 《真诰》的结构及体例	(42)
第四章 《真诰》记载的东晋中期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47)
第一节 简文帝与《真诰》主角的关系	(47)
第二节 简文帝之求嗣	(51)
第三节 《真诰》支持简文帝、孝武帝	(56)
第五章 《真诰》的房中观	(67)
第一节 《真诰》房中术的代称	(67)
第二节 上清经派与房中术	(73)
第三节 人神恋爱之一——杨羲与安妃	(79)
第四节 人神恋爱之二——许谧与云林夫人	(87)
第五节 《真诰》的房中观	(103)
第六节 释《许远游与王羲之书》	(126)

第六章 《真诰》的长生术 ·····	(131)
第一节 存思术·····	(132)
第二节 气功·····	(144)
第三节 药饵·····	(148)
第四节 按摩导引针灸·····	(152)
第五节 保健卫生·····	(158)
第七章 《真诰》的渊源 ·····	(163)
第一节 《真诰》摘录的道经·····	(164)
第二节 《真诰》与正史·····	(169)
第三节 《真诰》援儒入道·····	(177)
第四节 《真诰》援佛入道·····	(180)
第八章 上清经派的经典——《真诰》 ·····	(187)
第一节 《上清握中诀》与《真诰》·····	(187)
第二节 《上清众真教戒德行经》与《真诰》·····	(192)
第三节 《上清三真旨要玉诀》与《真诰》·····	(205)
第九章 《真诰》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	(211)
第一节 《真诰》在道教史上的地位·····	(211)
第二节 《真诰》对后世文学家的影响·····	(216)
第十章 评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 ·····	(241)
附录一：本书引用《真诰》人名查索 ·····	(257)
附录二：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 ·····	(259)
附录三：《西王母五女传说的形成及其演变》 ·····	(272)
附录四：六朝人神之恋故事选 ·····	(290)
附录五：日本京都大学出版《真诰索引》 ·····	(295)
后记 ·····	(298)

第一章 引论——从胡适的 《陶弘景的〈真诰〉考》说起

1933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诞辰前夕，受过蔡元培破格提拔的胡适完成了一篇重要论文，即《陶弘景的〈真诰〉考》（以下简称《〈真诰〉考》）。名满天下的胡适，怀着真挚的谢忱，把此文当作一份厚礼，敬献给自己的恩人，在题下写着“谨以此文献给蔡元培先生六十五诞辰”。这篇长篇论文，后来收进了《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于1935年出版；胡适也把它收进了《胡适文存》^①。由此可见，这篇论文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胡适的《〈真诰〉考》发表以后，中国至今没有关于《真诰》的专门论文及著作，与此不无关系吧？简略地回顾一下《道藏》镂版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藏》的态度，就更能看出胡适的《〈真诰〉考》的重要意义。

自明朝正统、万历印行《道藏》后，《道藏》几乎一直沉睡在各地道观里。清朝的许多重要学者，都鄙弃《道藏》。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尖锐指出：以纪晓岚为首的一批四库馆臣，不读《道藏》；许多书在《道藏》中有好版本，他们不用，如《汉武帝内传一卷》。余先生说：“今文渊阁本，《说郛》、《汉魏丛书》本，略与《太平广记》同，皆非完帙。惟《道藏》本文多至倍，前人所引西王母侍儿歌及朱鸟窗事咸在焉。……四库馆纂修诸人不读《释（藏）》、《道藏》，故所收古书，往往《道藏》中有完本者，皆不一参考，仍以通行

^① 本书所据的《胡适文存》第四集，为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的精装本。

残本著录。如此书，亦其一也。”^①由此可见，在康熙、乾隆间清朝学术顶峰期，学者们普遍不重视《道藏》。在此后的晚清学术衰退期，也只有极少数学者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致使《道藏》仍成为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一批学者在新思潮冲击之下，抱着整理中国文化典籍的决心，他们想起了《道藏》。可是《道藏》控制在白云观道士手中。他们虽已是民国的国民，可是道士们坚持道观的森严教规，不让《道藏》外传。学者们利用了政治家的枪杆子以及实业界的金钱作担保，才从白云观中借出《道藏》，让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影印了《道藏》。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事^②。一块埋藏“地下”多年的璞玉，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从二十年代起，刘师培、陈垣、余嘉锡等专家，孜孜不倦，阅读并研究《道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较为系统的成果，则迟至三四十年代才出现，这是跟《道藏》艰深难读有关。成绩卓著者，当推陈国符、王明两位先生。陈先生《道藏源流考》一书，“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版，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其功力之勤，蒐讨之富，实前此所未睹也。”^③此书是关于《道藏》总论方面的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在海内外多次再版。王明先生则对《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河上公章句》、《黄庭经》、《抱朴子》等作了深入的研究，于四十年代即发表了有关考证文章^④。

胡适的《〈真诰〉考》就是在三十年代这一风潮下产生的。《〈真诰〉考》主要考证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真诰》的渊源。胡适据《真

① 中华书局《四库提要辨证》第三册，第1134页。

② 详参《道藏》印行缘起，刘师培等学者，得到了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并有一批实业界人士同时参与签字作保，这样才借出《道藏》。由教育总长傅增湘总理此事，始于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告成。

③ 中华书局《道藏源流考》罗常培序中语。此书初版于1949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即收入四十年代的四篇论文。后有《抱朴子内篇校释》。

诰·叙录》、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南史》等史籍考证，在《真诰》之前，原有顾欢的《真迹》，陶弘景对《真迹》作了增删，重行编次，撰成《真诰》。第二，《真诰》写作缘起及主要内容。胡适认为陶弘景看到东晋晚期两大组道教经典出现在江左，一是葛巢甫等的《灵宝经》，另一是杨、许等人的《上清大洞真经》^①，陶弘景据杨、许手书，又广搜真迹，汇总编撰成《真诰》。《真诰》主要内容，从头到尾，“自然全是鬼话”，这证明陶弘景是个“大骗子”，“存心欺诈”读者。第三，胡适考证《真诰》卷六《甄命授》中有二十短章，均窃自东汉佛经《四十二章经》。于是胡适得出了总的结论：“整部《道藏》本来就是贼赃，偷这二十短章又何足惊怪？”这一结论是骇人听闻的：不仅《真诰》应该全盘否定，而且整部《道藏》也要全盘否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大问题。鉴于胡适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三十年代，胡适已在众多学科领域名满天下，他敢于把研究领域拓展到《道藏》，这再一次证明了五四以来一代学人的宏大气魄及博学多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兴趣和关注，他们想对所有文化遗产作新的鉴定，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都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时代要求学者对传统文化作新的结论。但是，象胡适这一代学人，肩负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他们涉及中国文化的面太广，因而无暇对每一领域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就拿《道藏》来说，胡适研读过的《道藏》实在太少。在此之前，胡适写过一些中国哲学史，对唐以前的“白话”文学史也有系统研究，并在《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考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以一个哲学史、文学史家的眼力来研究《道藏》，本来具有纵览全局、高瞻远瞩的优势，但由于对《道藏》典籍缺乏起码的了解，对《真诰》中大量的玄学成份很重的五言诗——这些诗，不属

^① “杨、许”，为《真诰》惯用，指上清经派创始人杨羲、许谧、许翊，本书下面有详细介绍。

胡适所论的“白话”诗，因而是胡适极不喜欢的诗——缺乏了解，对《真诰》中各位神仙的诰谕中的道教术语、大量的隐比，基本不懂，竟然一言以蔽之曰：“自然全是鬼话”。于是，他的《〈真诰〉考》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真诰》的主要内容是神仙的诰谕、暗示，这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其中都是荒唐的神话。严谨的学者余嘉锡先生面对《真诰》也产生了矛盾。他批评四库馆臣不读《道藏》，在版本目录上犯了大错误，如四库馆臣不知《真诰》中涉及《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此书原撰者彭晓序中有误，余先生经过周密的考证，说“（陶）弘景此注叙《参同契》源流本之旧序，最明白可据。后人以《真诰》为神仙家言，薄其书不观，故不知引证，而《提要》亦以为其说出于彭晓矣。……陶弘景所引必汉、魏人旧序，非无稽也。”^①另一本书《古文参同契集解三卷》，余先生指出“《提要》之考证甚精核，惜其未引《真诰》耳。”^②余先生对《真诰》撰者陶弘景的严谨的治学，给予充分的估计，对《真诰》在版本、目录学上的贡献给予肯定。但看到《真诰》是神仙的诰语，特别看到《真诰》把周武王、魏武帝曹操、秦始皇等都列入仙官鬼官，跟陶弘景另一部著作《真灵位业图》无多少差别，面对这部分荒诞不经的内容，余先生也说：“是《真诰》与此书（指《真灵位业图》）同一荒唐之言，未见《真诰》果出此书之上也。”他是针对《提要》，认为《真灵位业图》“杜撰凿空，又出《真诰》之下”。因而得出：两本书内容“同一荒唐之言”结论的^③。的确，余先生所指出的部分，无疑是道士的胡编滥造，是《真诰》的糟粕之一。但是，《真诰》全书的精华决不在这些地方。

《真诰》是道教徒的作品，它的创作、流传，都是时代思潮演变的结果。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真诰》出现在陶弘景之手，完全合乎情理。《真诰》对上清经派的发展，乃至对

① 《四库提要辨证》第三册，第1212—1214页。

② 同上，第1216页。

③ 同上，第1222—1223页。

整个中国道教的发展，都有过积极的影响（本书将有专章论及）。《真诰》无疑是《道藏》中的明珠。当然，诚如恩格斯所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①《真诰》在今天，似乎是“灭亡”了，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它当年存在的合理性。站在历史主义的高地，我们不能简单地同意胡适这种简单的分析：陶弘景仅仅是为了上清经派撰造出一部道经而已。在成千成万道士狂热地寻求长生术而以生命去作试验的时候，陶弘景总结了无数死者的教训，以理智的态度总结这些长生术，这不仅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这一视角看《真诰》，它何尝是死亡了呢？不，《真诰》仍有它自身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全世界的学者对中国《道藏》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中国大陆已新版了《道藏》、《道藏辑要》、《道藏要籍选刊》、《道藏精华录》等，正在编印《藏外道书》；各地出版社纷纷出版了各种选本；台湾已收录整理出版《续道藏》后的道藏著作；台湾学生书局正在陆续出版《道教研究丛书》；台湾自七十年代起，已陆续培养了与道教研究相关的多批硕士生、博士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大陆自八十年代起，也在急起直追，北京、四川等地已集中了许多人才；在欧洲，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汉学家，已编撰《道藏提要》，对《道藏》每本书的内容、作者、时代、引用书目，都作详细考证，这一艰巨的工作，被海内称之为“道藏工程”；在日本，研究道藏的汉学家更多，具有相当的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组织研究人员撰写《道藏提要》，一批青年学者得到了培养。总之，当今的形势，是三十年代无法设想的。英国李约瑟博士积数十年的功力，钻研《道藏》及其它典籍，采撷精华，撰成《中国科技发展史》。这部巨著，已向全世界证明：《道藏》象一座难于钻探的大山，它蕴含着丰富的、世所稀罕的宝藏。胡适所说的“整部《道藏》本来就是一部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页。

贻”的结论，用不着我来饶舌，读者自会作出明智的判断。

那么，《真诰》是否从头到尾“都是鬼话”呢？它的内容、性质、渊源等问题，胡适的考证错在哪里呢？鉴于《真诰》问世后尚无一部综合研究的著作，而《真诰》又是六朝道经中继《参同契》、《抱朴子》以后的重要典籍，有鉴于此，我们就撰写了这部书。

我们要感谢开拓者胡适、余嘉锡、陈国符、王明等先辈，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披荆斩棘，在《真诰》这片处女地上，留下了他们开垦的足迹。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往荒原深处走了一些路，却发现了另外一些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东西。这些东西，初则令我们眼花缭乱，莫明所以；久而久之，我终于发现其中有宝石珍珠，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是耶，非耶？让读完这本书的人来判断吧！

第二章 陶弘景评传

中国二十四史中,有不少“隐士传”、“高士传”、“方伎传”等,记载了无数个隐居山林的高尚之士。这些人,多数是因仕途无缘才踏上隐居之路的儒士。陶渊明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虽然极有名气,但陶渊明确实仕运不佳,已到了走投无路之境。陶弘景则是一位很特殊的隐士,他仕途颇为顺利,却性爱丘壑,于三十七岁时突然把朝服挂于城门,隐居到句容茅山华阳洞中去。他为自己取号“隐居”,一切书信往来,落款均为“华阳陶隐居”,至八十一岁无疾而终,始终是个隐士。然而,他在山中对时局却了如指掌,预言、判断、决策都很准,梁朝的皇帝在夺取齐朝政权后,在登基前后的一系列决策中,都请教于他,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他后半辈一直隐居,隐居后仍掌握朝中大权,这在隐士中是罕见的。关于他的传记材料,《南史》、《梁书》、《云笈七签》卷一〇七《梁茅山贞白先生传》、梁简文帝萧纲《华阳先生墓志铭》、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萧统《墓志铭》、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四《陶弘景》、《茅山志》卷十《嗣上清九代宗师传》等都有记载。在这些资料中,《道藏》、《仙鉴》中《陶弘景》传较为翔实,关键性的生平事略,均与正史《南史》、《梁书》本传符合。本书综合各家传记,结合陶弘景其它作品,简略地作一评传。

第一节 南方文化的熏陶

——青少年时代的文化环境

陶弘景，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享年八十一岁。他字通明，号隐居，谥号贞白，梁时为丹阳郡秣陵人(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郊)。他是南朝道教史、文学史、医药史方面的著名学者。他生平好学，酷爱著述，学问渊博，涉猎颇广，在文学、宗教、医药、经学、天文历算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综观他的学术成就，不难看出，陶弘景是在中古时代南方文化熏陶下而成为学者的。

陶氏先祖本是北方冀州平阳(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十三世祖在汉末大乱时，渡江来至丹阳郡(治所建康，今南京)。陶氏一族，自汉朝起，就是世家大族，一直担任朝廷高级官僚。陶弘景侄儿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介绍了他的高祖陶毗有“理识，器于高奇，以文被黜，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后来朝廷擢拔他，他都未出仕。曾祖陶兴公多才艺，为广晋(今江西波阳县北境)县令。祖父陶隆，有气力，喜鞍马，善骑射，好读书，善写字，兼通药性。他品德高尚，常行拯救为务，随宋孝武帝征伐有功，封晋安侯。因他得罪了高官颜峻，颜氏强迫他把自己的住宅捐赠给佛寺，他拒绝了，被谪削爵，徙广州。其父名贞宝，曾官至江夏孝昌相；他娴于骑射，善草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值价四十；他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好文章，善诗文；他凭自己的才艺，与诸权贵周旋，多为诸贵胜所赏识；在陶弘景二十一岁那年，他出使魏庭，通邻国之好，甚得雅称。

陶弘景的出世，连《南史》也记载了一段神奇的故事：“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①《道藏》本传说

^① 《南史》《隐逸传下》，见新版第六册，第1897页。下引《南史》本传均见此，不另注。

他母亲梦见青龙升天，梦后密语左右云：“我当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无后。”^①《仙鉴》这种神化的传说，在当时社会是盛行的。史家对文化名人、圣君贤相也常用这类材料，已成通例。但我们则可以从此悟出：后来陶弘景学道崇仙，与这类传说有一定的关系。

陶弘景“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南史》）他的父亲善于写隶书，陶弘景后来也善隶书，精于书法理论（详后），这与父亲的家学有关。自东晋钟、王以后，中国的书法隶、楷、草，都有长足发展。王羲之等大书法家，随着东晋王朝政治中心南移，都来至长江以南，著名的《兰亭序》就是在今绍兴兰亭写成。东晋、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高峰期。陶弘景的书法，在《道藏》本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这里“今”指元朝，可见在道门中，一直保留他的手迹。后来他善于鉴别各书法大家的笔迹，与幼年的基础有关。

幼年的弘景，刻苦好学，博闻强记。“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南史》）他的苦读精神十分感人。他“为人员（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南史》）这是一种虚怀若谷，思维敏捷，接受极快的天赋。有如此高的天赋，再加上苦读的态度，这就是他后来成为大学者的重要条件。

十岁那年，他得到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南史》）葛洪修道炼丹过的句容，离弘景故乡秣陵不远，神仙气氛极浓，一定吸引了弘景。道教学者葛洪的《抱朴子》，也可能是他必读的书。自汉末、三国以来，著名的道士茅盈、左慈、葛玄以及道教学者葛洪，都在金陵、句容一带活动过。东晋的魏华存、杨羲、许谧、许掾等上清经派主要创始人，都在句容一带活动。十岁的陶弘景，读了《神仙传》，受到当时正蓬蓬勃勃发展的道教文化的影响，就向往着青云白日，向往着得道成仙，后来则干脆隐居到句容，这都是时代气氛及文化遗

① 《道藏》新版第五册，第241页。下引此传不另注。

传决定的。

南朝宋、齐的政局，动荡不定。腐朽的政治常使士人望而生畏，于是士族分子爱上了隐居林泉，宁栖不仕。陶弘景受南朝隐逸之风的影响，十五岁就写下《寻山志》表达了他的生活理想。且看《寻山志》前半部分：

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既沿幽以达峻，实穷阻而备艰。渺游心其未已，方际夕乎云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遗形者神存。于是散发解带，盘旋岩上，心容旷朗，气宇调畅。玄虽远其必存，累无大而不忘。害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虽均，因以济吾之所尚①。

陶弘景的《寻山志》，其内容与风格与四十一岁时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颇为相近，可见他立志隐逸山林比中国历史上许多隐逸之士要早。此时他尚未到弱冠之年，没有真正步入生活，但已厌弃世俗社会，想把自己溶化在林泉山水之间。

《南史》为我们留下了长大成人的弘景的外貌：“及长，身長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这里，突出他的神仙家的相貌。

青少年时代的陶弘景，在学问技艺上，有下列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刻苦好学，读书万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二、精通儒家经典。陶翊《本起录》说陶弘景“善稽古，训诂七经，大义备解，而不好立义，异于先儒。”陶翊是弘景侄儿，对弘景的学问根基了解甚深。所谓“善稽古”，即是汉代儒家善于对先秦儒家典籍作注释，在注解中体现自己的学说，如郑玄、马融等，都善长此道。弘景通训诂，解儒家七经，“大义备解”，说明他的治学，与魏晋文士好玄学、好立义不同。三、他兼通儒、道、佛（详后）。四、注重工艺、医学、药物等技术

① 见《华阳陶隐居集》卷一。按此集有《道藏》版（澄字号）、汲古阁本、明刻汪士贤二卷本、张溥《汉魏名家集》一卷本、叶德辉《郅园全书》二卷本。本书据叶德辉《郅园全书》本。